

私有信息、突然袭击与战争爆发*

——以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为例

韩 萧 汪瑾卉

【内容摘要】 借助战争研究中的议价理论和突然袭击理论，以博弈中的信息和情报因素为焦点，系统分析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原因，有助于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加深对战争爆发问题的理解。战争的议价理论认为，与行为体自身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相关的信息是私有信息，而行为体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这导致各行为体在互动中始终怀疑对方会错误呈现私有信息，这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在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中，哈马斯和俄罗斯都曾试图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希望迫使以色列和乌克兰改变立场，但并未奏效。两场危机同时显示出私有信息并不完全“私有”，以色列和乌克兰在冲突爆发前获取的信息足以预示冲突即将发生，但这并未阻止冲突的最终爆发。国际环境中的噪声、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错误认知和防御方的反制行动困境等因素，是造成行为体信息和情报分析错误的重要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冲突双方在研判对手的能力和意图时会面临信息和情报分析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一约束因素对于理解冲突爆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乌克兰危机 巴以冲突 私有信息 突然袭击 武装冲突

【作者简介】 韩萧，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讲师（上海 邮编：200444）；汪瑾卉，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博士后（上海 邮编：20044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4)06-0137-22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406007

*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对以色列和俄罗斯来说,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的代价远低于军事冲突。若仅考虑军事实力因素,哈马斯和乌克兰则应当妥协以避免战争,但这两场武装冲突为何仍然爆发?

对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的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多从大国关系、区域局势、地缘政治格局、各行为体的内外政策入手,^①而少有从行为体之间的博弈出发研究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导致战争。本文引入战争研究中的议价理论和突然袭击理论,从信息和情报因素出发来分析两次冲突的成因。

战争的议价理论强调私有信息,即由自身完全掌握而不为其他行为体所了解的信息。私有信息影响冲突双方对战争预期结果的评估和相互要价,如果各行为体始终怀疑对方会错误呈现私有信息,那么冲突一方会认为另一方的威胁只是空话,不过是为了达成于己有利的和平协议。这种认定会使本方低估敌方的作战能力和决心而不愿妥协。如果冲突各方都抱有相同看法而不让步,那么最终会导致战争爆发。^②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两场冲突表明,私有信息及行为体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是导致战争无法避免的原因之一。但是,两场冲突亦显示,私有信息在现实世界中并非完全“私有”。当军事斗争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后,科技进步丰富了情报搜集手段,拓展了情报搜集范围。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和乌克兰已经获取了有关哈马斯和俄罗斯的作战意愿的准确信息,却依然否认战争将会发生?仅以议价理论无法充分解释这一问题。

① 例如,一些学者将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纳为三类:普京个人对乌克兰的认知、俄罗斯维护政权安全的需要和平衡西方的影响。参见 Elias Götz and Per Ekman,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Contex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71, No.3, 2024, pp. 193-205。关于巴以冲突的研究,可参见刘中民:《20 世纪大国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西亚非洲》2024 年第 3 期,第 56—78 页;赵丁琪:《巴以冲突、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殷之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 年第 12 期,第 47—54 页;唐志超:《拜登政府“新中东政策”评析》,《当代世界》2024 年第 2 期,第 45—49 页;孙德刚、马文媛:《巴以冲突的治理难题与前景分析》,《和平与发展》2024 年第 1 期,第 132—154 页;吴诗尧:《以色列犹太极端民族主义与巴以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8 期,第 43—60 页;徐鹏、刘传平:《2023 年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情报失误问题研究》,《情报杂志》2024 年第 6 期,第 7—13 页。

② Donald Wittman, "How a War Ends: A Rational Model Approa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3, No. 4, 1979, pp. 743-763; James D. Fearon, "The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p. 379-414.

为此，本文进一步引入关于突然袭击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认为在现实环境中，行为体并非缺乏有关敌方的私有信息，而是无法辨别出哪些是准确的私有信息。^① 以色列和乌克兰因为国际环境中的噪声问题、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错误认知和防御方的反制措施困境，不相信哈马斯和俄罗斯会发动进攻。海量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战争迷雾”，为捕捉敌方的私有信息提供了丰富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信息量增大也使分析人员更难以正确分辨出关于敌方的军事能力与作战意愿的有效信息。^② 因此，能否预防和避免战争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取决于情报信息分析的质量，而非情报信息搜集的数量。

一、私有信息何以导致战争爆发

本文借助战争的议价理论、私有信息和突然袭击的逻辑关系来探讨和分析私有信息何以导致战争爆发。

（一）战争爆发与私有信息的隐藏或扭曲

战争的议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将战争视为讨价还价的过程：战争并非外交的结束，而是政治互动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③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称，大多数战争通常持续很长时间，使各方可以持续影响彼此的目标。^④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将战争比作一个“肮脏的、代价过于高昂的，以及常常对于（参与作战的）一方或双方来说都非常不情愿的”议价过程。^⑤ 对战争的经验研究显示：绝大部分战争并非结束于某一方的军事胜利，而是经由作战各方同意后宣告终止。甚至在二战这样失败方无条件投降的案例中，战争并非因同盟国彻底摧毁德日武装力量并占领两国

①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Barton S. Whaley, *Codeword Barbarossa*, Cambridge: MIT Press, 1973;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Lessons for Defense Planning*,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2.

② 肖天亮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1 页。

③ Dan Reiter, “Exploring the Bargaining Model of Wa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 No. 1, 2003, pp. 27-43.

④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s. and trans.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7.

⑤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7.

全境而结束，而是以德日两国政府宣告同意停止作战而告终。^①

具体来说，议价理论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其是否采取军事手段取决于双方对战争预期收益的评估。当行为体之间产生利益纠纷后，当事方就如何分割利益互相要价。若双方的要价都未超出本方的战争预期收益，则双方能和平解决争端。若行为体认为本方通过战争获得的预期收益比对方的要价高，那么该行为体就会选择战争。^②

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将这一逻辑简化为图 1 中的模型。假定存在两个国家 A 和 B，双方争夺的利益表示为一个 $[0, 1]$ 的集合，A、B 分别处于集合的两端。设定 x 为 A 通过和解可以得到的收益， $1-x$ 为 B 的和解收益：A 希望 x 无限趋近于 1，B 希望 x 无限趋近于 0。 p 为 A 赢得战争的概率， C 为战争成本（以 C_A 表示 A 的战争成本，以 C_B 表示 B 的战争成本）。那么，A 的战争收益为 $p-C_A$ ，B 的战争收益为 $1-p-C_B$ 。当 $x \in [p-C_A, 1]$ 时，A 的和解收益要大于战争收益；当 $x \in [0, p+C_B]$ 时，B 的和解收益大于战争收益。因此，如果双方在 $x \in [p-C_A, p+C_B]$ 内达成协议，则双方通过和解得到的收益，都要超过各自的战争预期收益（见图 1）。^③

因此，战争是一种低效率行为。如果 A、B 两国能在战争爆发前就战争的预期结果达成一致，并按照该结果来划分双方的利益，则双方的和解收益都会超过战争收益。那么，为何 A、B 两国无法达成和解？^④

私有信息以及行为体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是行为体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私有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指只有本方掌握而不为敌方所知的信息，其中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willingness to fight）两种私有信息至关重要。行为体根据对彼此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的认知来预估战争结果，并依据该结果向对方要价。如果双方在战争预期结果上达成一致，那

① R. Harrison Wagner, "Bargaining an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4, No. 3, 2000, pp. 469-484; Dan Reiter, *How Wars E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86-210.

② James D. Fearon, "The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Robert Powell, "Bargaining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2002, pp. 1-30.

③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④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Hein Goemans, *War and Punishment: The Causes of War Terminatio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么双方的要价也将趋于一致，实现和解。由于行为体仅能完全了解本方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而无法确切知道敌方的私有信息，这导致行为体各自的战争预期结果存在差异。但是，战争预期结果的差异并不能解释为何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因为行为体之间仍可以披露彼此的私有信息以消除差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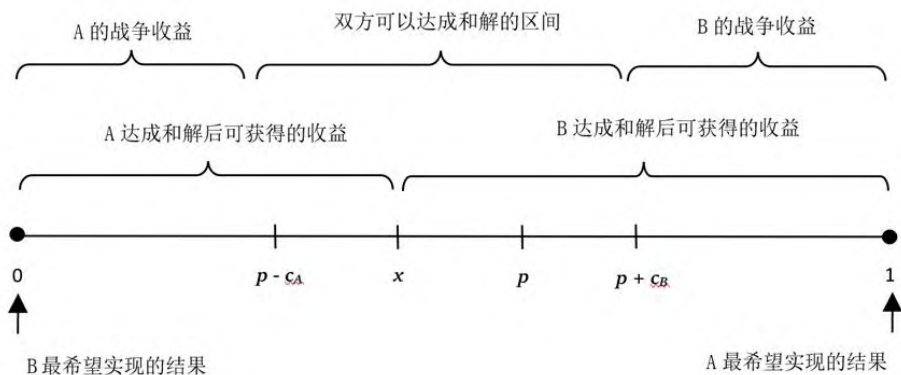


图 1 冲突方之间可以避免战争的议价空间

资料来源：James D. Fearon, “The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 387。

对战争预期结果的差异因行为体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而无法消除。理性行为体在博弈中通过夸大本方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以期获得更多利益。由于双方都知道对方存在夸大私有信息的动机，且又无法核实对方私有信息的真伪，因此彼此都会怀疑对方在虚张声势，从而高估本方的预期作战收益。^② 另一方面，当行为体认为隐藏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带来的战争预期收益超过和解收益时，即使战争代价高昂，理性行为体仍然会刻意错误呈现私有信息。^③

①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②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③ Branislav L. Slantchev, “Feigning Weak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3, 2010, pp. 357-388; David Lindsey, “Military Strategy,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2015, pp. 629-640.

私有信息和行为体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导致了“双向乐观”（mutual optimism），即各行为体都认为自己通过战争所能获得的收益高于对方的要价。^① 此时双方都不愿降低要价，战争就会发生。^② 这意味着战争的爆发并不取决于战争的胜负预期，即使预期本方会战败，只要行为体认为战争预期收益高于对方要价，战争仍是一个合乎理性的选择。^③

（二）突然袭击与错误解读私有信息

私有信息引发战争的理论因逻辑简练且直观而被许多学者接受，但并未完全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布萨利斯·康斯坦丁（Boussalis Constantine）等在分析一战前法国的外交档案后，发现分析法国外交人员所掌握的私有信息可以更好地解释一战前历次危机爆发的时间点。^④ 相反，郭全铠（Kai Quek）的实验结果认为私有信息并不影响决策者是否发动战争。^⑤ 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则认为，2003 年伊拉克战争发生前，小布什政府和萨达姆对彼此军事能力和意图的误解并非来自于信息的私有属性，而是因为坚持对敌方的错误认知。^⑥

实证研究的不同结果反映出议价理论的缺陷：既有研究大都使用博弈论方法，因而都遵守共同先验概率假定（common prior）。依据该假定，理性行为体在面对同样的信息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⑦ 但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对

①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 p. 122;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② Branislav L. Slantchev and Ahmer Tarar, "Mutual Optimism as a 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5, No. 1, 2011, pp. 135-148.

③ Darren Filson and Suzanne Werner, "A Bargaining Model of War and Peace: Anticipating the Onset, Duration and Outcome of War"; Branislav L. Slantchev, "The Principle of Convergence in Wartime Negotiations"; Branislav L. Slantchev, "The Power to Hurt: Costly Conflict with Completely Inform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p.123-133.

④ Boussalis Constantine, Thomas Chadeaux, Andrea Salvi, and Silvia Decadri, "Public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and Conflict An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6, No. 4, 2022, pp. 1-9.

⑤ Kai Quek, "Rationalist Experiments on War,"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 5, No. 1, 2017, pp. 123-142.

⑥ David A. Lake, "Two Cheers for Bargaining Theory: Assessing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of the Iraq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3, 2010, pp. 7-52.

⑦ Alastair Smith and Allan C. Stam, "Bargaining and the Nature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6, 2004, pp. 783-813.

信息的解读不可能完全一致。不仅如此,议价理论仅关注双方互动中彼此呈现的信息,但在现实中,各行为体会搜集情报来分析敌方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因此,分析私有信息对战争的影响,亦需要关注单个行为体如何分析和评估所获得的信息。那么,为何以色列和乌克兰在战前已经搜集到大量准确预示哈马斯和俄罗斯作战意愿的信息,却仍然不相信战争将要发生?

有关突然袭击的研究补充了议价理论的不足。本文采用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的定义:“突然袭击由防御方的无准备来界定。这种无准备通常源于错误地估计了敌方会不会、在何时、何地 and 如何攻击。”^① 毫无预警的突然袭击在历史上极为罕见,防御方的决策者大都意识到冲突“可能”爆发,但并不认为“即将”爆发。^② 因此,突然袭击之所以会发生,不是因为信息缺失,而是防御方的决策者不相信进攻即将到来。^③ 既有文献对于突然袭击得以成功实现的原因,大体可以被归为四大类。^④

一是信号—噪声比率。信号(signal)指准确反映特定对手的意图、能力或者行为的信息;^⑤ 噪声(noise)指“无关或者不自洽的背景信息”。^⑥ 决策者往往接收到互相矛盾的信息,并受到信号—噪声比率的影响。^⑦ 当信号相对于噪声的比率升高时,防御方更容易判明对手的意图和行动;反之,当噪声相对于信号的比率升高时,则进攻方更容易实现突然袭击。^⑧

①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Lessons for Defense Planning*, p. 11.

② Ephraim Kam, *Surprise Attack: The Victim's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

③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pp. 18-19; Alexander George, “Warning and Respons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Yair Evron, e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Terrorism, Surprise, and Control*, Jerusalem: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1979, p. 13; Katarina Brodin, “Surprise Attack: The Case of Swede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 No. 1, 1978, p. 102.

④ 本文的分类是为了便于系统阐述各因素。在理论和现实案例中,各因素常常互有交叉,共同影响决策者的分析与判断。

⑤ Katarina Brodin, “Surprise Attack,” p. 102;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pp. 1-2, 389; Ephraim Kam, *Surprise Attack*, p. 38.

⑥ Roberta Wohlstetter, “Cuba and Pearl Harbor: Hindsight and Foresight,” *Foreign Affairs*, Vol. 43, No. 4, 1965, p. 691.

⑦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pp. 387-393; Alexander George, “Warning and Response: Theory and Practice,” p. 17;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p. 108; Richard Betts, “Analysis, War, and Decision: Why Intelligence Failures are Inevitable,”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1978, pp. 69-71.

⑧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p. 101; Richard Betts, “Analysis, War, and Decision: Why Intelligence Failures are Inevitable,” p. 69.

此外，国际危机会恶化噪声问题。一方面，各方的行动会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海量信息，导致信号和噪声难以区分。^① 在突然袭击发生后，决策者回顾事件经过时，可以很容易区分两者。^② 但在袭击发生前，两者难以分辨。另一方面，长期的国际紧张局势也会增加背景噪声——绝大多数危机并没有导致武装冲突。若敌方持续的军事威胁并未升级成武装冲突，则该军事威胁就会成为防御方眼中的背景噪声，进而丧失对敌方后续行动的敏感性。^③

二是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即情报机构作为大型组织的固有特性导致该机构难以正确分析搜集到的信息。其一，大型组织往往聚焦于既有任务和成熟的问题解决方式，但要探查敌方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则需要防御方设想曾经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将会在未来发生。^④ 其二，大型组织内部沟通程序复杂，导致信息难以被整合，且在传递中容易被扭曲。^⑤ 其三，各情报机构间，甚至同一机构的各部门间存在竞争，妨碍了沟通与合作。^⑥

三是防御方的认知问题，即防御方可能囿于其固有认知，未能意识到进攻方已改变行为模式。这些固有认知包括决策者对于本国、敌方、国际环境和当前危机的看法。^⑦ 这些看法产生于过往的危机中，更适用于分析敌方局部的、渐进的变化，但是不适用于捕捉敌方突然的剧烈变化。^⑧ 固守既有认知的负面影响会被决策者“一厢情愿式的思维”（wishful thinking）放大，包括只采纳支持己方意见的信息，假定对手的看法与己方的看法相一致，假定敌方会维持其一贯的做法而无视敌方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变化。^⑨

① Katarina Brodin, "Surprise Attack," p. 103.

②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p. 387; Roberta Wohlstetter, "Cuba and Pearl Harbor," p. 691.

③ Richard Betts, "Surprise despite Warning: Why Sudden Attacks Succee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5, No. 4, 1980/81, p. 557;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p. 95.

④ Daniel Bayman, "Strategic Surprise and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2005, p. 149.

⑤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p. 93; Steve Chan, "The Intelligence of Stupidity: Understanding Failures in Strategic Warn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3, No. 1, 1979, p. 175.

⑥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p. 395.

⑦ Katarina Brodin, "Surprise Attack," p. 104.

⑧ Steve Chan, "The Intelligence of Stupidity," p. 172;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pp. 122-123.

⑨ Ephraim Kam, *Surprise Attack*, p. 100;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pp. 122-124.

四是防御方面面临反制措施困境，即应对突然袭击的反制措施往往代价高昂。作为防御方，动员和部署军事力量要付出巨大代价。经济上，动员、部署和保障军事人员与装备耗资巨大，且损耗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外交上，在冲突爆发前动员和调动军队可能被视为挑衅行为；军事上，大规模集结军队可能会刺激敌方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政治上，若战争最终并未打响，则显得决策者小题大做。^① 防御方的决策者若非获得完全可信的情报，则会倾向于否认战争即将爆发。

结合有关议价理论和突然袭击的研究，可以得出私有信息引发武装冲突的两个原因。一是私有信息及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使得冲突参与方认为战争预期收益大于和解收益，因而选择以战争迫使对方降低要价。这一原因更关注行为体之间的博弈为什么无法避免战争。第二，国际环境的噪声问题、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错误认知和反制措施困境，导致行为体难以在现实环境中分辨出正确的私有信息。这一原因更关注行为体自身为何会错误分析所搜集到的信息。

二、私有信息与巴以、俄乌之间的博弈

本文遵循战争的议价理论的基本逻辑，将冲突各方简化为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认为私有信息和行为体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是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Hamas有意隐藏私有信息与以色列的误判

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 Hamas（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前，以色列坚持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2023 年初至 10 月 7 日期间，以军针对位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杰宁的难民营发动了至少 4 次大规模突击。^② 同时，以色列持续推动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建，暂停拆除犹

^① Richard Betts, *Surprise Attack*, pp. 104-108; Ephraim Kam, *Surprise Attack*, p. 33; Katarina Brodin, “Surprise Attack,” p. 108; Alexander George, “Warning and Response,” p. 17.

^② Sufian Taha, Victoria Bisset, and Miriam Berger, “9 Killed in Israeli Raid, Palestinians Say, in One of Deadliest West Bank Incidents in Year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6,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01/26/israel-raid-palestine-jenin-deaths/>; Niha Masih,

太人定居点内的非法建筑，并加速拆除巴勒斯坦人的建筑。^①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分别于 2023 年 1 月、5 月和 7 月三次访问阿克萨清真寺，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不满。^②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源于对自身军事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的自信。以色列于 2021 年建成了一条 65 公里长、覆盖加沙与以色列边境的隔离墙。该墙地面以上部分高 6 米，地下还有金属墙以防止哈马斯挖掘地道，墙上配备有传感器、探头、雷达系统和远程操控的武器，可以打击任何接近隔离墙的武装人员，并监控整个加沙地带。^③ 以色列的技术优势造成其“虚假的安全感”，它自信能实时掌握哈马斯的动向。出于对技术优势的自信，早在哈马斯发动袭击的两年前，以军削减了负责信号情报搜集的 8200 部队人数，停止其夜班执勤和周末执勤，并在冲突前数月暂停了 8200 部队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实时通讯监控；^④ 以色列于袭击前一年停止了截取哈马斯成员的对讲机信息；^⑤ 监控加沙地带的间谍气球于袭击前几周失

“What is Hamas, and Why did It Attack Israel Now?”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1,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10/09/hamas-israel-war-explainer/>; Shira Rubin and Sufian Taha, “4 Israelis Killed by Palestinian Gunmen as Violence Surges in West Bank,”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06/20/israel-jenin-palestinians-helicopters-raid/>; Brian Murphy, Adam Taylor, Sammy Westfall, Bryan Pietsch, and Steve Hendrix, “What’s behind the Violence in Israel and Gaza? Here’s What to Know,”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9,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10/07/israel-gaza-violence-conflict-faq/>; Shira Rubin, Hazem Balousha, and Niha Masih, “Israeli Troops Leave Jenin after Two-Day Incursion, Trade Fire with Gaza,” *Washington Post*, July 4,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07/04/israel-jenin-palestinian-idf/>.

① Ben Reiff, “Smotrich Wants One Million West Bank Settlers. That’s not so Far-fetched,” *+972 Magazine*, July 12, 2023, <https://www.972mag.com/settlements-roads-infrastructure-smotrich/>.

② “Wave of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after Ben Gvir Visits Flashpoint Temple Mount,”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3,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jordan-accuses-ben-gvir-of-storming-al-aqsa-by-visiting-temple-mount/>; “Israeli Far-right Minister Leads Incursion of Al-Aqsa Compound,” *Al Jazeera*, July 27,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7/27/israels-far-right-minister-leads-incursion-of-al-aqsa-compound>.

③ Yaniv Kubovich, “Israel Completes Vast, Billion-dollar Gaza Barrier,” *Haaretz*, December 7, 202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1-12-07/ty-article/.premium/israel-completes-vast-billion-dollar-gaza-barrier/0000017f-ee2c-d4cd-af7f-ef7c25d40000>.

④ Yoav Limor, “Unit 8200 Could have Saved Israel from Oct. 7; Why hasn’t It Owned up to Its Failure?” *Israel Hayom*, November 23, 2023, <https://www.israelhayom.com/2023/11/23/unit-8200-could-have-save-israel-from-oct-7-why-hasnt-it-owned-up-to-its-failure/>.

⑤ Uri Bar-Joseph, “Israel’s Deadly Complacency wasn’t Just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Haaretz*, November 11, 202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11-11/ty-article-magazine/.highlight/israels-deadly-complacency-wasnt-just-an-intelligence-failure/0000018b-b9ea->

效，但以军没有修复该系统，也没有采取补救措施。^①

面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哈马斯难以通过在谈判中展示自身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来迫使以色列降低要价。然而，哈马斯并不需要在战场上完全击败对手。只要能够给予以色列一次重大的军事打击，展现超过以方预估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就可以让巴勒斯坦问题重新成为中东的焦点问题。^② 因此，哈马斯通过隐瞒其私有信息来放大军事手段的预期收益。

哈马斯采取了两种方式隐藏其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首先，哈马斯严格保守机密。为防止以色列监听，哈马斯不使用现代通讯手段，而以人力传递信息。^③ 为了保密，袭击前仅有少数高层知道这一计划；直到正式发起进攻前，哈马斯才告知其武装人员准确的计划，并在进攻发起后才通报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盟友。^④ 其次，哈马斯有意塑造了“放弃抵抗”的形象。自2021年巴以爆发短暂冲突后，哈马斯刻意回避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尤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冲突中作壁上观。^⑤ 这种回避使哈马斯受到支持者的批评，而哈马斯宁愿失去支持者也不愿与以色

df42-a78f-bdeb298e0000.

① Yaniv Kubovich, “IDF Balloons Monitoring Israel-Gaza Border Broke Down Weeks Before Hamas Attack,” *Haaretz*, October 13, 202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10-13/ty-article/.premium/idf-balloons-monitoring-israel-gaza-border-broke-down-weeks-before-hamas-attack/0000018b-2831-d1bc-a58b-69b7dd400000>.

② Jonathan Guyer, “This Gaza War didn’t Come Out of Nowhere,” *Vox*, October 7, 2023, <https://www.vox.com/2023/10/7/23907912/israel-palestine-conflict-history-explained-gaza-hamas>; Ben Hubbard and Maria Abi-Habib, “Behind Hamas’s Bloody Gambit to Create a ‘Permanent’ State of Wa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1/08/world/middleeast/hamas-israel-gaza-war.html>.

③ Julian E. Barnes, David E. Sanger, and Eric Schmitt, “Hamas Attack Raises Questions Over an Israeli Intelligence Failur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0/08/us/politics/israel-hamas-intelligence.html>.

④ “Senior Hamas Official Ali Baraka: We Have Been Secretly Planning the Invasion for Two Years; Russia Sympathizes with Us, Benefits from U.S. Embroilment in This War; Any Swap Deal Should Include Hamas Prisoners in Europe and the U.S.,” *Memri TV*, October 8, 2023, <https://www.memri.org/tv/senior-hamas-official-ali-baraka-prisoner-swap-america-planning-invasion-two-years-russia-support>; Samia Nakhoul and Jonathan Saul, “How Hamas Duped Israel as It Planned Devastating Attack,” *Reuters*, October 9,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how-israel-was-duped-hamas-planned-devastating-assault-2023-10-08/>.

⑤ Samia Nakhoul and Jonathan Saul, “How Hamas Duped Israel as It Planned Devastating Attack”; Shira Rubin and Joby Warrick, “Hamas Envisioned Deeper Attacks, Aiming to Provoke an Israeli War,”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3/11/12/hamas-planning-terror-gaza-israel/>.

列开战，进一步强化了哈马斯“已经放弃抵抗”的形象。^①

哈马斯隐藏私有信息，最终导致了以色列完全没有预料到冲突的爆发。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前，以安全官员给总理和国防部部长的简报认为，以色列已经成功地威慑了哈马斯。^② 袭击发生前 6 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察希·哈内格比（Tzachi Hanegbi）在接受电台访问时称：“哈马斯非常、非常克制，且明白进一步反抗的可能后果。”^③ 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雅科夫·阿米多尔（Yaakov Amidror）称，以色列的重大错误在于相信哈马斯“可以改变自己的 DNA”。^④

（二）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导致预期错位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俄罗斯与美国、乌克兰和北约国家于 2021 年底至 2022 年初展开了多轮磋商。普京在 2021 年 12 月和 2022 年 2 月分别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⑤ 俄、乌虽没有直接会谈，但恢复了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的四方会谈。^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对北约提出了三

① Samia Nakhoul and Jonathan Saul, “How Hamas Duped Israel as It Planned Devastating Attack.”

② Gloria Sicilia Lozano, “Guard Down: Deconstructing the 7 October Policy, Defence and Intelligence Failure,” Real Instituto Elcano, November 16, 2023,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en/analyses/guard-down-deconstructing-the-7-october-policy-defence-and-intelligence-failure/>; Ronen Bergman and Patrick Kingsley, “How Israel’s Feared Security Services Failed to Stop Hamas’s Attack,”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0/10/world/middleeast/israel-gaza-security-failure.html>.

③ Ronen Bergman and Patrick Kingsley, “How Israel’s Feared Security Services Failed to Stop Hamas’s Attack.”

④ Noga Tarnopolsky and Shira Rubin, “Israel Massed Troops in the West Bank. Then Hamas Attacked from Gaza,”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9,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10/09/israel-hamas-attack-gaza-intelligence/>.

⑤ Paul Sonne, Ashley Parker, and Isabelle Khurshudyan, “Biden Threatens Putin with Economic Sanctions if He Further Invades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biden-putin-to-discuss-ukraine-in-video-call-amid-growing-tensions/2021/12/06/e089e36a-5707-11ec-a219-9b4ae96da3b7_story.html; Dumitru Minzarari, “Failing to Deter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The Role of Misperceptions,” SWP Comment, April 2022,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2C33/>.

⑥ Alexander Query, “Yermak Travels to Paris, Meets Normandy Format Advisors Amid Russian Escalation,” *Kyiv Independent*, January 26, 2022, <https://kyivindependent.com/yermak-travels-to-paris-meets-normandy-format-advisors-amid-russian-escalation/>; Ministry of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France, “Ukraine – the Normandy Format - Q&A (11 Feb. 2022),”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ukraine/news/article/ukraine-the-normandy-format-q-a-11-feb-2022?debut_ssra=100&page_courante=11#pagination_ssra.

点要求：北约不吸纳前苏联国家、不在俄边境部署进攻性武器、北约军队与装备从东欧撤出。^①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乌于 2022 年 4 月中旬一度达成和平协议草案，其中乌克兰同意不加入北约。^② 但若危机前乌克兰做此表态，那么这一危机完全有可能避免。

行为体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是外交磋商未能避免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行为体在谈判中刻意夸大本方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以迫使敌方让步，导致敌方认为本方的要价过高，最终选择战争；或者行为体知道对方有夸大私有信息的动机，因此认为敌方虚张声势，进而低估敌方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高估本方的预期战争收益。前者体现在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在战前的对俄谈判中夸大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危机爆发前，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官员曾私下告知泽连斯基，北约或欧盟不会吸纳乌克兰，但在公开场合则宣传“大门将始终敞开”^③。北约 2021 年布鲁塞尔峰会宣言重申将最终接纳乌克兰为正式成员。^④ 2021 年 11 月，美国和乌克兰签署《美国—乌克兰战略伙伴宪章》，其中美国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强化其北约“能力增强伙伴国”（Enhanced Opportunities Partner）地位，强化乌军与北约的协同合作。^⑤ 类似举动使俄罗斯认定和平的代价（坐视乌克兰加入北约）过高，希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Ukraine War,” *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 21, 2022, pp. 12-27.

② 本文并非认为俄乌双方若于战前开展谈判，就一定能避免乌克兰危机。而是强调俄乌在战争之初的谈判显示，乌克兰可以接受放弃加入北约，俄罗斯也愿意在乌克兰维持中立的条件下，推迟解决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归属问题。换言之，双方都有妥协以避免战争的意愿和空间，但是在战争爆发前却不愿就相关问题展开磋商。有关俄乌谈判的过程、内容和最终破裂原因，参见 Samuel Charap and Sergey Radchenko, “The Talks That Could Have Ended the War in Ukraine,” *Foreign Affairs*, April 16, 2024; Max Colchester, Thomas Grove and James Marson, “Document from 2022 Reveals Putin’s Punishing Terms for Peac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 2023, <https://www.wsj.com/world/russia-ukraine-peace-deal-2022-document-6e12e093>; Anton Troianovski, Adam Entous, and Michael Schwartz, “Ukraine-Russia Peace is as Elusive as Ever. But in 2022 They were Talking,”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24,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4/06/15/world/europe/ukraine-russia-ceasefire-deal.html>.

③ “Transcripts: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y; Interview with Mykhailo Fedorov about Ukraine’s Army of Drones; Ukraine’s Children of War. Aired 1-2p ET,” CNN, September 10, 2023, <https://transcripts.cnn.com/show/fzgps/date/2023-09-10/segment/01>.

④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NATO, June 14, 202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⑤ “U.S.-Ukraine Charter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21, <https://www.state.gov/u-s-ukraine-charter-on-strategic-partnership/>.

望通过战争迫使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改变立场。^①

与此同时，乌克兰和一些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刻意夸大了风险。2021 年 11 月，美国向北约国家通报俄罗斯可能进攻乌克兰。但除了英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外，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对此消息持怀疑态度。^② 这种误判来自于乌克兰和欧洲国家低估了俄罗斯对战争收益的预期。这些国家的情报分析人员认为，战争对俄罗斯来说代价高昂又毫无收益，战争会使其遭受更多制裁，并影响其内部团结与稳定。^③ 许多俄罗斯学者在战前预测到了军事行动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后果，这强化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判断。例如，2021 年底，俄罗斯知名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伊万·季莫非耶夫（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就曾预测，俄、乌若发生军事冲突，这一冲突会演变为长期冲突，西方国家将全面支持和援助乌克兰。^④ 2022 年 2 月，季莫非耶夫再次预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俄将陷入外交孤立并遭受规模空前的制裁，国家与民族的国际形象将严重受损，战争将强化乌克兰的民族凝聚力，并促使北约进一步加大在东欧的军事干预力度。^⑤

俄罗斯则同样不相信乌克兰在战前展现出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进而高估了其战争收益。在作战意愿方面，俄罗斯曾于 2014 年以有限的军事介

① 曾向红、陈明霞：《俄乌冲突前的外交谈判与信息测试》，《国际政治科学》2023 年第 1 期，第 121-161 页；John J. Mearsheime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Ukraine War”.

② Shane Harris, Karen DeYoung, Isabelle Khurshudyan, Ashley Parker, and Liz Sly, “Road to War: U.S. Struggled to Convince Allies, and Zelensky, of Risk of Invasio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6,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interactive/2022/ukraine-road-to-war/>.

③ 如维多德将军称，法国情报机关认为，攻占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说难度太大，且俄罗斯还有其他选择。John Keiger, “Who’s to Blame for France’s Catastrophic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Ukraine?” *Spectator*, April 2, 2022, <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who-s-to-blame-for-france-s-catastrophic-intelligence-failure-in-ukraine/>. 欧洲许多国家的官员和情报机关也有类似判断。参见 Alexander Ward and Quint Forgey, “Putin could Attack Ukraine on Feb. 16, Biden Told Allies,” *Politico*, November 2,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national-security-daily/2022/02/11/putin-could-attack-ukraine-on-feb-16-biden-told-allies-00008344>.

④ Тимофеев И.Н. Война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базовый сценарий?[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Клуб Валдай. 2021.25 ноября,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voyna-rossii-i-ukrainy-bazovyy-stsenariy/?sphrase_id=706987.

⑤ Тимофеев И.Н. Почему эксперты не верили в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оружен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с Украиной[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Профиль. 2022.02 марта,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pochemu-eksperty-ne-verili-v-veroyatnost-vooruzhennogo-konflikta-s-ukrainoy/>.

入控制了克里米亚，这促使其相信乌克兰将不会抵抗俄军进攻。^① 在军事实力方面，俄军低估了乌克兰军备现代化改装和战术运用的影响。乌克兰在危机前多年就开始提升其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例如，乌克兰为坦克加装反应装甲，更换新型通信、瞄准和火控系统，为步兵配置了大量反坦克导弹，开发了“涅普顿”和“海王星”反舰导弹；乌克兰还采购了土耳其 TB-2 无人机，用于打击俄装甲部队和防空系统。战术上，乌军采取了有效的策略，先诱使俄装甲部队向乌防线纵深突进，再在预设阵地集中兵力对其进行打击。因此，俄军无法达成最初的军事目标。^②

俄罗斯对本方预期战争收益的高估还体现在其缺乏战争准备上。首先，俄军投入的兵力严重不足。俄军战前集结了约 19 万人。相比之下，乌军作战人数约为 27 万人，且大部分部署于乌东前线。^③ 其次，俄军并未打好初战，尽管俄空降兵在第一波突袭中就成功突入基辅附近的安东诺夫机场，但乌克兰守军立刻反击，使俄军始终无法控制该机场，后续部队也无法增援。在初战未能得手后，俄军后续的行动缺乏充分准备。^④ 再次，俄罗斯在社会层面没有做好战争动员。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瓦西里·卡申（Василий Кашин）认为，俄罗斯大多数商业、政治 and 知识精英都未能料到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俄军的人员结构和数量也无法应付如此规模的武装冲突。^⑤

① Paul Sonne, Ellen Nakashima, Shane Harris, and John Hudson, “Hubris and Isolation Led Vladimir Putin to Misjudge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04/11/putin-misjudged-ukraine-hubris-isolation/>; Robert Dalsjö, Michael Jonsson, and Johan Norberg, “A Brutal Examination: Russian Military Capability in Light of the Ukraine War,” *Survival*, Vol. 64, No. 3, 2022, pp. 7-28.

② Robert Dalsjö et al., “A Brutal Examination: Russian Military Capability in Light of the Ukraine War.”

③ Andrew S. Bowen, “Russia’s War in Ukraine: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Aspec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September 14, 2023.

④ Robert Dalsjö et al., “A Brutal Examination: Russian Military Capability in Light of the Ukraine War.”

⑤ Кашин В.Б. Операция под прикрытием: что известно и что скрывается о конфликте на Украине[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2022.03 июня,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operatsiya-pod-prikrytiem-cto-izvest-no-i-cto-skryvaetsya-o-konflikte-na-ukraine/>.

三、私有信息与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情报失灵

在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大量信号预示了哈马斯和俄罗斯将会进攻。为何以色列和乌克兰明明已经获得了正确的信息，却仍然不愿意相信进攻即将发生？两国的失误又反映了情报分析方面的哪些问题？

（一）预警信号

以色列于 2023 年夏天就注意到了哈马斯的行动迹象。2023 年 7 月初，8200 部队的报告称，观察到多支哈马斯部队在演练袭击基布兹和以军基地。甚至以色列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也监听到了哈马斯的计划，并向以军示警。但是，收到报告的以军情报军官称，所谓攻击行动是“臆想”（imaginary）的“幻想故事”（fantasies）。^① 哈马斯袭击前夜，以色列侦察到边境附近突然出现大量异常活动。以南部军区、以军情报部队和以国家安全局（辛贝特）立刻举行了多轮讨论，辛贝特局长罗南·巴尔、以军参谋长赫尔兹·哈勒维和军事情报局（阿曼）局长阿曼·哈利瓦都参与了讨论。三方分析后认为，这些活动更像是哈马斯的演习。辛贝特认为信息过于模糊，因而向边境派出一个小队以搜集情报，哈利瓦则继续度假。^②

乌克兰危机发生前，乌克兰也收到了预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利用 2021

① TOI Staff, “Reports: Senior IDF Officer Dismissed Pre-Oct. 7 Intel on Hamas Invasion as ‘Fantasy,’ ”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24,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reports-senior-idf-officer-dismissed-pre-oct-7-intel-on-hamas-invasion-as-fantasy/>; Maariv Online, “IDF Elite Intel Officer Warned about Hamas Attacks, Ignored – Report,”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23, 2023,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74862>; Jerusalem Post Staff, “Intelligence Soldier’s Warning of Invasion in July Dismissed as ‘Imaginary,’ ”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28, 2023,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defense-news/article-775570>; John Paul Rathbone and Neri Zilber, “How Israel’s Spymasters Misread Hama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9,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f1ec2502-8220-491c-95e0-5f1504ce9554>.

② Amos Harel, “Israeli Army’s Top Brass Received Troubling Info Night before Hamas Attack,” *Haaretz*, October 12, 202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10-12/ty-article/premium/israeli-armys-top-brass-received-troubling-info-night-before-hamas-attack/0000018b-24e2-d680-af9b-26eed7b10000>; Barak Ravid, “Israel had Intel on Hamas Activity but didn’t Put Gaza Border on High Alert,” *Axios*, October 12, 2023, <https://www.axios.com/2023/10/12/hamas-attack-israel-intelligence-failure-high-alert-shen-bet>; Bergman and Kingsley, “How Israel’s Feared Security Services Failed to Stop Hamas’s Attack”; Ronen Bergman, Mark Mazzetti, and Maria Abi-Habib, “How Years of Israeli Failures on Hamas Led to a Devastating Attack,”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0/29/world/middleeast/israel-intelligence-hamas-attack.html>.

年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召开的机会，警告泽连斯基俄军有可能发起进攻。^① 2021 年 12 月 3 日，《华盛顿邮报》公开报道了俄军已于俄乌边境集结了 50 个营级战术群，约 7 万名士兵。美方预测，俄军计划集结 100 个营级战术群，约 17.5 万名士兵。^② 2022 年 2 月 3 日，美国官员警告，俄军兵力已达全面进攻乌克兰所需兵力的七成，并将继续增兵。^③ 甚至乌克兰也发出过类似警示，时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称，俄罗斯可能于 2022 年 1 月发动进攻。^④

然而，相关预警并未被乌克兰与除美、英以外的北约国家普遍接受。例如，泽连斯基在 2022 年 1 月 19 日的视频讲话中否认危机可能爆发。^⑤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长鲁斯兰·斯特凡丘克（Ruslan Stefanchuk）亦回忆，他与泽连斯基在俄军发起进攻的当天会面时，都无法理解俄军为何会进攻，并感到“世界的秩序崩塌了”。^⑥ 欧洲国家也不例外，如时任法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埃里克·维多德（Eric VIDAUD）因未能预计到战争爆发而辞职；^⑦ 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布鲁诺·卡尔（Bruno Kahl）在冲突发生当天身处基辅，不得不由德国特种部队护送回国。^⑧

① Shane Harris et al., “Road to War: U.S. Struggled to Convince Allies, and Zelensky, of Risk of Invasion.”

② Shane Harris and Paul Sonne, “Russia Planning Massive Military Offensive against Ukraine Involving 175,000 Troops, U.S. Intelligence Warn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russia-ukraine-invasion/2021/12/03/98a3760e-546b-11ec-8769-2f4ecdf7a2ad_story.html.

③ Phil Stewart and Humeyra Pamuk, “Russian Forces at 70% of Level Needed for Full Ukraine Invasion, U.S. Officials Say,” Reuters, February 6,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n-forces-70-level-needed-full-ukraine-invasion-us-officials-2022-02-05/>.

④ “Ukraine Says Russia Amassed over 94,000 Troops at Border,” *Independent*, December 3, 2021,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raine-kyiv-russia-moscow-nato-b1969200.html>.

⑤ David L. Stern and Robyn Dixon, “Ukraine’s Zelensky’s Message is don’t Panic. That’s Making the West Antsy,”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1/30/ukraine-zelensky-russia-biden/>.

⑥ Simon Shuster, “Inside Zelensky’s World,” *Time*, April 28, 2022, <https://time.com/6171277/volodymyr-zelensky-interview-ukraine-war/>.

⑦ “French Military Intelligence Head Steps Down over Ukraine – Reports,” Reuters, March 31,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french-military-intelligence-head-steps-down-over-ukraine-reports-2022-03-31/>.

⑧ “Special Forces Evacuated German Spy Chief from Ukraine,” Reuters,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special-forces-evacuated-german-spy-chief-ukraine-focus-magazine-2022-02-25/>.

（二）突然袭击与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情报失误

噪声、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错误认知和反制行动困境是造成以色列和乌克兰未能正确分析情报的原因。

第一，国际危机中的噪声。巴以间长期的武装冲突导致以色列将哈马斯的军事活动视为背景噪声。哈马斯于 2021—2023 年设置了至少 6 个模拟训练场，其中两个距加沙地带和以色列边境仅约一英里，这意味着以色列始终可以观察到哈马斯的训练。但是，当被问到以军是否注意到这些训练设施时，以军发言人称，这些设施与过往以军打击过的设施并无不同。^① 哈马斯武装人员大都由区域性的旅和营组成，通常在成员所居住的社区附近活动。这麻痹了以色列，即使哈马斯武装人员频繁活动，亦难以引起以色列的关注。^②

在乌克兰危机中，俄军过往的军事行动麻痹了乌克兰。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起，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集结大量兵力的行为已持续数年。乌克兰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在 2021 年之前已在俄、乌边境部署了约 8.7 万名士兵。^③ 2021 年 3—4 月，俄罗斯一度在边境集结了超过 10 万名士兵，并威胁要介入乌东地区。美国欧洲司令部为此提升了警戒水平，但 2021 年的危机最终没有引发冲突。^④ 因此，与过往俄军的行动相比，其在 2021 年底至

① Paul P. Murphy, Tara John, Brent Swails, and Oren Liebermann, “ Hamas Militants Trained for Its Deadly Attack in Plain Sight and Less than A Mile from Israel’s Heavily Fortified Border,” CNN, October 12,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10/12/middleeast/hamas-training-site-gaza-israel-intl/index.html>.

② “ Hamas’s Attack was an Israeli Intelligence Failure on Multiple Fronts,” *Economist*, October 9,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3/10/09/hamass-attack-was-an-israeli-intelligence-failure-on-multiple-fronts>.

③ Mykola Bielieskov, *The Russian and Ukrainian Spring 2021 War Scar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ber 21, 2021,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10921_Bielieskov_War_Scene.pdf?VersionId=1LcoLhk8Qe3cswhqsQPNN6HJg0XvrdNa.

④ «Ни одна страна мира не останется в стороне». Кремль — о возможном ухудшении ситуац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Украины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2021.09.апреля, https://tvrain.tv/news/kreml_o_vozmozhnom_uhudshenii_situatsii_na_vostoke_ukrainy-527895/; Matthew P. Funairole, Joseph S. Bermudez Jr., Heather A. Conley, and Cyrus Newlin, “Unpacking the Russian Troop Buildup along Ukraine’s Borde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2, 202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npacking-russian-troop-buildup-along-ukraines-border>; Mykola Bielieskov, *The Russian and Ukrainian Spring 2021 War Scare*; «Ни одна страна мира не останется в стороне». Кремль — о возможном ухудшении ситуац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Украины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2021.09.апреля, https://tvrain.tv/news/kreml_o_vozmozhnom_uhudshenii_situatsii_na_vostoke_ukrainy-527895/.

2022年初的集结并不异常。

俄罗斯于危机前的外交谈判亦增加了噪声。2021年12月7日，俄罗斯提出与北约和美国签订安全保障条约，^①并与西方国家于2022年1月举行了三轮谈判。^②俄、乌、德、法四国代表会谈一度取得了积极进展。在2022年1月的巴黎会谈后，乌克兰代表、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恢复四方机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022年2月先后与普京会面后都表示，普京承诺不会进攻乌克兰。^④俄罗斯参与外交谈判的做法使得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认为外交努力仍然可以避免危机。

第二，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以色列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首先体现在辛贝特和阿曼的组织文化上。长期以来，辛贝特的主要职责在于执行具体行动，应对明确且孤立的威胁，并不关注宏观的战略情报分析。因此，尽管辛贝特于20世纪80年代末建立了研究部门以提供战略预警，但该部门成效不彰。阿曼则长期以来因组织庞大导致情报分散于众多分析人员之手而无法有效整合，因此无法提供全面的敌情分析。^⑤情报机构的内在缺陷导致以色列从未设想过哈马斯会发动全方位的袭击。^⑥

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也体现在以色列政府与情报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上。一方面，以情报官员由政府任免，导致情报官员忌惮政府首脑，更倾向

①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о гарантия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2021.17.декабря,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rso/nato/1790818/?lang=en.

② 曾向红、陈明霞：《俄乌冲突前的外交谈判与信息测试》，《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1期，第121—161页。

③ Alexander Query, “Yermak Travels to Paris, Meets Normandy Format Advisors Amid Russian Escalation.”

④ Dumitru Minzarari, “Failing to Deter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The Role of Misperceptions.”

⑤ Uri Bar-Joseph and Avner Cohen, “How Israel’s Spies Failed -- and Why Escalation Could be Catastrophic,”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9,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0/19/israel-intelligence-gaza-nuclear-weapons-hezbollah-iran-escalation-could-be-catastrophic/>; Bar-Joseph, “Israel’s Deadly Complacency wasn’t Just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⑥ Yonah Jeremy Bob, “ Hamas Attack: The Greatest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Israeli History? – Analysi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8, 2023,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65254>; Uri Bar-Joseph and Avner Cohen, “How Israel’s Spies Failed -- and Why Escalation Could be Catastrophic.”

于为政府决策寻找依据，而非独立分析。^① 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与情报官员龃龉不断。辛贝特及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的前任和现任官员多次批评内塔尼亚胡不适合担任以色列总理，^② 并反对其司法改革；^③ 内塔尼亚胡则暗示，辛贝特应为前总理拉宾遇刺身亡负责。^④ 情报机关与政府的对立关系，使得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不信任情报机关，甚至指责阿曼局长哈利瓦蓄意散布以色列面临军事威胁的信息。^⑤

在乌克兰危机中，情报机制的内在缺陷体现在美、乌情报交流的有限性上。受内部制度约束且担心乌克兰被俄罗斯渗透，美国限制了情报分享的内容。库列巴和叶尔马克于 2021 年底访问美国时，美方提醒乌克兰应当“开始挖战壕了”，但拒绝透露细节。库列巴事后回忆，美国直到危机爆发前夕才最终透露具体情报细节。因此，乌克兰对美国的警告始终半信半疑。^⑥

第三，对战争发生可能性的错误认知。在巴以冲突中，内塔尼亚胡因为相信哈马斯不再对以色列构成重大威胁，试图利用哈马斯分化巴勒斯坦。^⑦ 他在 2019 年称，应当支持哈马斯壮大以分裂巴勒斯坦人。^⑧ 因此以色列默许卡塔尔每月付给哈马斯数千万美元，并向加沙地带开放贸易和工作许可。

① Uri Bar-Joseph, “Israel’s Deadly Complacency wasn’t Just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② “Former Mossad, Shin Bet Heads Call Netanyahu ‘A Danger’ Who Puts Country at Risk,”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28, 2020,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ormer-mossad-shin-bet-heads-call-netanyahu-a-danger/>.

③ Tia Goldenberg, “Former Leaders of Israel’s Security Services are Speaking out against Netanyahu’s Policies,” AP News, September 13,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israel-netanyahu-mossad-military-protests-cb8742ba0b0f210953669824568eab1e>.

④ “Ex-Shin Bet Heads Accuse Netanyahu of Lying about Lead-up to Rabin Assassination,” *Times of Israel*, July 3,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ex-shin-bet-heads-accuse-netanyahu-of-lying-about-lead-up-to-rabin-assassination/>.

⑤ Susan Hattis Rolef, “Do Israelis Believe in an Anti-Netanyahu Deep State Conspiracy?” *Jerusalem Post*, August 28, 2023, <https://www.jpost.com/opinion/article-756461>; Bergman et al., “How Years of Israeli Failures on Hamas Led to a Devastating Attack.”

⑥ Shane Harris et al, “Road to War: U.S. Struggled to Convince Allies, and Zelensky, of Risk of Invasion.”

⑦ Tal Schneider, “For Years, Netanyahu Propped up Hamas. Now It’s Blown Up in Our Faces,”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8,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for-years-netanyahu-propped-up-hamas-now-its-blown-up-in-our-faces/>.

⑧ Gidi Weitz, “Another Concept Implodes: Israel Can’t be Managed by A Criminal Defendant,” *Haaretz*, October 9, 202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10-09/ty-article/.premium/another-concept-implodes-israel-cant-be-managed-by-a-criminal-defendant/0000018b-1382-d2fc-a59f-d39b5dbf0000>.

在乌克兰危机中，乌克兰与西方国家难以想象在 21 世纪的欧洲还会发生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二战后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认为，开放的经济政策、跨国贸易和相对温和的军事力量使爆发大规模战争不再可能。^①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有可能引发欧洲大规模地面战争的主要原因即美苏对抗已不复存在，这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的这一认知。

第四，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反制措施困境。反制行动困境在乌克兰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乌克兰来说，强调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会破坏乌克兰国内市场的稳定。泽连斯基一度指责西方官员和媒体，称散布俄罗斯将要进攻乌克兰的消息正中俄罗斯下怀，因为俄罗斯的目的就是打击乌克兰经济，从内部削弱乌克兰。^② 泽连斯基提到，若恐慌情绪蔓延，乌每个月将损失 70 亿美元，乌克兰的人口也会流失。库列巴则表示，美国每次示警后，乌克兰本币汇率都受到了影响。叶尔马克提到，俄罗斯惯于制造恐慌情绪，若恐慌持续 5 个月以上，乌克兰未必能保持经济稳定。^③

相较而言，以色列的反制措施困境并不明显。约旦河西岸局势自 2023 年初迅速升级，以军在西岸的突袭行动规模和频率提升，导致以军资源捉襟见肘。与之相反，加沙地带和以色列边境地区局势大体保持稳定，以军于是抽调驻扎在此的部队支援西岸的军事行动。^④ 因此，以色列潜在的反制措施困境在于，以军在冲突前所能调动的资源使其只能在上述两个区域中择一开展军事行动。因此，以色列情报系统想留待发现更加明确的有关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的情报后，再决定如何开展军事行动。

① Benjamin Dodman, "Wrong about Putin: Did Germany and France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Threat from Russia?" France 24, May 4, 2022,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20405-wrong-about-putin-did-germany-and-france-turn-blind-eye-to-threat-from-russia>; Suzanne Lynch, Lili Bayer and Jacopo Barigazzi, "Oh My God, It's Really Happening," *Politico*, February 24, 20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kraine-invasion-war-russia-zelenskyy-putin-one-year-on-michel-stoltenberg/>.

② David L. Stern and Robyn Dixon, "Ukraine's Zelensky's Message is Don't Panic. That's Making the West Antsy."

③ Shane Harris et al, "Road to War: U.S. Struggled to Convince Allies, and Zelensky, of Risk of Invasion."

④ Noga Tarnopolsky and Shira Rubin, "Israel Massed Troops in the West Bank. Then Hamas Attacked from Gaza"; Zack Beauchamp, "Benjamin Netanyahu Failed Israel," *Vox*, October 10, 2023, <https://www.vox.com/23910085/netanyahu-israel-right-hamas-gaza-war-history>.

结 论

私有信息和行为体存在错误呈现私有信息的动机,是造成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色列低估了哈马斯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愿,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则并不相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作为它们的对手,哈马斯和俄罗斯都认为战争的预期收益会超过和解收益,这导致冲突最终发生。两场冲突也显示出私有信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完全“私有”。噪声、情报机构的内在缺陷、错误认知和反制措施困境,使乌克兰和以色列在冲突发生前已经获得了关于敌方作战意愿的正确信息,却拒绝相信冲突即将爆发。

两场冲突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未来防范战争风险有着重要启示。两场冲突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军队的三个重要作战原则:突然袭击的局限性、不打无准备之仗和慎重初战。彭德怀元帅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突然袭击无法成为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① 战略上,进攻能否达成突然性取决于攻防双方是否有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② 因而,“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③ 具体战役发起时,则需要慎重筹划和实施初战,保证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④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⑤ 从两场冲突来看,要应对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需要在分析国际局势时不受固有认知束缚,甚至重新检视已被广泛接受的假定、理论和认知。同时,还要注重情报分析在情报机构内部的整合,以及协调好情报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国际局势变动。

[责任编辑:陈 雪]

①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91 页。

②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战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84 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0 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43 页。

⑤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3 年 5 月 31 日,第 1 版。

reflects an asymmetric “separation of powers” structur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positions digital technology as its hegemonic foundation, continues to escalate its digital rivalry with China, creating a climate of disorder, and given the complex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dominance i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rules, both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an leverage digital markets and rules as instruments to counterbalance U.S. digital hegemony. This strategy aims to secure greater strategic space and achieve balanced competition.

KEYWORD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digital technology, power, market, norms, power interaction

Private Information, Surprise Attack,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 Cases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and the Ukraine Crisis

HAN Xiao and WANG Jinhui

ABSTRACT: By applying bargaining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surprise attacks from the study of warfa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outbreaks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and the Ukraine crisis, with a focus on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is approach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ies surrounding the onset of war, both theoretically and in practical terms. Bargaining theory suggests that a state’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combat are considered private information. Additionally, states often have incentives to misrepresent this information, leading to mutual suspicion in their interactions. This dynamic can be a significant catalyst for conflict. In both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and the Ukraine crisis, Hamas and Russia sought to demonstrate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and resolve in hopes of compelling Israel and Ukraine to change their positions, yet these attempts ultimately fell short. Moreover, both crises illustrate that private information is not entirely “private” Intelligence available to Israel and Ukraine before the conflicts indicated that hostilities were likely, but this awareness did not prevent the wars from breaking out. Contributing factors include noise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herent flaws in intelligence mechanisms, misperceptions, a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defensive actors in responding effectively to threa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both sides in a conflict encounter significant challenges when assessing each other’s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Understanding these informational constraints is crucial to comprehending how and why conflicts escalate.

KEYWORDS: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Ukraine crisis, surprise attack, armed conflict